

世界文学名著
宝库

卡夫卡文集
城堡

安徽文艺出版社



城 堡

美 国 弗 朗 兹 卡 夫 卡 著
马 庆 发 计 美 娟 译
李 小 宛

安徽文艺出版社

前 言



凡是读过卡夫卡作品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异常的感受，被它那些沉重的叙述和故事氛围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同时又会感到心灵被震撼。这种阅读体验，可以称之为“卡夫卡式的经验”。

这部《卡夫卡文集》共收入卡夫卡的重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随笔、书信等，大致反映了卡夫卡文学创作的全貌。

—

弗朗茨·卡夫卡，这位德语世界最杰出的现代小说家，1883年7月3日生于奥匈帝

国治下的布拉格，1924年6月3日于奥地利基尔林去世，英年早逝，才活了41岁。

卡夫卡出生于一个富商之家，母亲的家族在布拉格德语犹太人圈子内是望族。他从未获得过父亲的慈爱，这表现在他写于1919年但未寄出的《致父亲的信》中。他对父权的态度，那种恨与爱难分难辨的情结，通常被看作是他的文学创作的基础之一。

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德语学校上学，成绩颇佳，尽管他后来矢口否认，但事实上深得师生们称赞。1901年，他开始在布拉格的日耳曼大学读书，并与布劳德相识，后者成为他的终生挚友和身后的文学著作执行人。卡夫卡早年打算并在短时间内从事过化学、日耳曼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但最后转向研究法律，于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1908年，卡夫卡被分配到一家半官方的保险公司任职。工作并不太累，但是卡夫卡对此毫无兴趣，随着他对文学活动越来越浓的兴趣，他愈觉得这份摧残神经的工作对他向往的宁静独处生活是一种威胁。由于他在保险公司任职的关系，与劳工阶层的人们大量接触，他的社会良知日渐增长，对官僚政治便生出了厌憎之心。

公务员生涯与文学上的追求之间的矛盾，

同时又由于在婚姻问题上犹豫不决，身体虚弱，这些都使他万般苦恼。1917年，他的肺结核首次发作，终于同意去接受治疗，因此又离开了公务员的职位。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几家疗养院度过的，间或到布拉格、柏林和维也纳小住过几段时间。与此同时，他又研究希伯来文化，尤其是犹太教的宗教、历史与文化。在与病魔挣扎了7年之后，他于1924年死于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

卡夫卡的家庭，意识强烈地推崇日耳曼文化，影响了他早年的文学兴趣。他一生都高度评价歌德这位文坛巨匠。除此之外，德国作家克莱斯特，法国作家福楼拜，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人也是他所推崇的。有人认为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影响甚大，此说并不确切，因为在1917年之前，卡夫卡并不熟悉克尔凯郭尔的主要理论观点，而他的大部分作品早已问世。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观点常常是相通的，他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只是方式不同。

卡夫卡从1909年开始发表作品，但他总是自感不满，并且还曾嘱咐勃罗德在他死后，将他未发表的手稿全部销毁。勃罗德却将它们编辑完毕并付诸出版。批评家们认为勃罗德随意改动卡夫卡的手稿，以适合他勃罗德本人的宗教

观与先知式的解说。自勃罗德以后，赞赏卡夫卡作品的批评家们都从宗教的、预言的、末世观点等角度来解释，有些人认为他的作品是基督教倾向而不是犹太教倾向的；另一些批评家却认为他在创作中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卡夫卡的确接触过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无疑受到弗洛伊德释梦理论的影响，他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按自己的理解去印证弗洛伊德的说法。后来又有人认为卡夫卡的创作是融合了宗教意识和弗洛伊德主义。相反地，存在主义批评家们却认为卡夫卡可以算作早期的存在主义者。而社会学派的批评家们认为他的作品是生活在捷克布拉格的德国犹太人特殊环境的最终产物。还有一种更早些的评论观点，认为卡夫卡的创作是表现主义流派的发展，或者至少应该被看成是孕育了表现主义。他那种精确的、透彻的描写风格其实不属于表现主义，而应属于自然主义，然而他的作品不同于纯粹的自然主义，主要表现为他对各个被压迫阶层的同情。

事实上，卡夫卡的创作很难简单地划归为某个流派，它完全是一种独特的现象。他在自传式的主人公周围设置了一种精细地描述的现

实,却又使它看上去不像是真的。而那种似非而是的结果,是被具体化了的、理性化了的集中表现,也是现实生活的本质。这些创作为各种流派的批评家提供了足够的材料。

卡夫卡早期发表的主要作品有《与祈祷者谈话》(1909)、《与醉汉谈话》(1909)和《布利齐亚的飞机》(1909)、《沉思录》(1913)以及小说《判决》(1913)等。《判决》带有较明显的自传体痕迹,此后的小说大多如此。其中的短篇小说《判决》是影射暴君式的父亲对懦弱的儿子的关系,因此造成儿子的自杀。在《变形记》(1915)中,儿子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硕大的甲虫,父亲希望他早些死去,以便使家庭重新恢复尊严。

《乡村医生》是一个由 14 个短篇小说组成的集子。其中《乡村医生》的主题是:一个非理性的、不近人性的世界使一种有序但无法察知的生存状态变得混乱。《在流放地》(1919)中的流放地老指挥官也影射了卡夫卡父亲的形象,他热衷于使用可怕的死刑手段。

卡夫卡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1924)中,发表于 1922 年的《饥饿艺术家》里的主人公无法调整自己以适应生存的世界,所以选择了奇特而又过时的职业。与此对比的

形象是一头健康的、饥饿的黑豹，它即便被捕获后也能适应新的世界。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1927)、《审判》(1925)和《城堡》(1926)生前都未写完。而勃罗德的编辑本受到了批评，有人提出说，卡夫卡构思的《美国》和《审判》的章节结构并非后来出自勃罗德编辑加工之手的样子。

这三部长篇小说恐怕比短篇著作更带自传性质。它们都将一个年轻人置于一个表面上真实的、实际上陌生的、不可思议的环境的阴谋之下。在《美国》里，这种环境的阴谋力量是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在《审判》里，对手是一个法庭，法警不停地、无缘无故地虐待主角。在《城堡》里，一种神秘的官僚制度在不断地玩弄人。每一部小说的结局（或其逻辑结局）都是主角的死亡或受虐待。

《弗朗茨·卡夫卡日记：1910-1923》(1951)揭示并证实了卡夫卡小说中个人孤苦无援的绝望情景在实际生活中的背景。一种典型的严谨文学风格对应着一种只有个人自己才能体验到的悲剧生命。《给米伦娜的信》(1952)详尽而又痛苦地描绘出卡夫卡同捷克姑娘米伦娜·雅申斯卡的爱情故事。卡夫卡期待通过婚姻来拯救自己，但是他对结婚的态度犹豫动摇。在此之前，他曾

三次订婚而未结婚，而这次他同米伦娜——一个已婚的、又非犹太人的女人的关系不可能导致结婚。在最后两年，他在病弱状态中与多拉·迪曼特相伴，才获得些许快乐。

卡夫卡生前的文名只在一个相当狭隘的朋友和“卡夫卡迷”小圈子里，死后才大噪国际名声。他的一些作品在死后几十年才以德文本出版，随后出现了捷克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挪威文等等版本。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翻译家们几乎译全了他的全部主要作品和大量的研究资料。

二

卡夫卡的作品具有十分积极的客观意义。在现代社会里，凡是具有理性、意志、伦理观念的人，不会完全成为强权力量的玩物。强权力量行事不按照人类的法律和规则，它令人难以理解，也根本无法理解，使人茫然无措，只能将自己无条件地寄托于上帝的怜悯。卡夫卡小说中K的情形正是说明了人类丧失自由和丧失力量的状况。文学作品中的沉闷世界，反过来激励和启发人去追求自由和力量，并且永远不抛弃希望。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清晰地看到,现代人的心智似乎是自满自足的、聪慧的、怀疑主义的、反讽的,而且被训练得能出色地应权力与统治的盛大游戏,能理解世界的最终现实就是它存在的这副模样,于是人同时懂得了两点:上帝并不存在;必须有一个上帝。理智在做着绝对自由的梦,灵魂却深知自由受着令人恐怖的束缚,于是卡夫卡发出了带着深刻洞见的诅咒。然而我们却就此获得了对真知的体验,使信念树立起来,一如松软的泥土里矗立起突兀坚强的岩石。卡夫卡否定上帝的道德光辉、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善意、以及上帝的意义,他指明的只有世界的荒诞。而人如果能够辨认、接受、并且冷静地认识这种荒诞时,他本身就不再属于荒诞了。

卡夫卡的创作是一种象征式的想象。城堡、审判、大甲虫、地洞,等等,昭示着人类精神世界与生存状态的多重侧面和含义。典型的卡夫卡的叙述文字中没有自释的词,他用成熟的散文覆盖叙述中的事实,因此类似幻觉的描述能深刻地表现作品的主题,并且使故事充满了现实主义细节。甚至连他描写的那些无生命的客体也体现为一种无法定义的神秘背景,它们不再根据现实生活中的习惯来产生相互联系。一

一切空白都揭示了现实主义的细节背后的深度，由此提供了人物活动的舞台，使它具有同等的涵义。小说中的人物都明显地基于现实生活，甚至是基于卡夫卡本人的生活。

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时，应该准确地把握他那梦幻般地表现的内心生命，他用类似自白式的创作使读者从同一角度获得连贯的印象来理解这些伟大的作品。像《城堡》里的“桥”旅馆老板娘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奥尔珈说了些什么，都是为着衬托土地测量员 K 的内心感受。K 是中心，没有 K，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离开与 K 的关系，一切也都不存在。而一切已发生的事都是对 K 发生的，一切叙述，无论清晰或模糊，无论变形还是准确，无论是他怎样失望、苦恼、疲惫，都是他的世界和他的生命。他的小说揭示了社会的虚伪和邪恶、人的苦恼和压抑、无休止的困扰和惶惑，透过小说那迷宫般的结构和长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句子，将作者和读者的共同经验组织到一起。小说避开了一切理性的解释，现实主义的描述常常交织进想象。卡夫卡精确地描绘了现代人所处的情景：他受尘世的完全控制。《审判》中弥漫全书的是“焦虑”，常常令读者感到无法承受。——你能说这个噩梦中的可怜人不是你？

三

卡夫卡从 40 年代后半期开始成为文坛公认的德语文学中现代主义大师，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情绪。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结束以后，社会固有的问题——存在的痛苦，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敌对——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卡夫卡是文学界的存在主义者。对于存在的痛苦，有些人是后知后觉者，有些人是不知不觉者，而卡夫卡是先知先觉者。他不仅指出了存在及其痛苦的现象与根源，而且也让读者明白，那种对存在的痛苦麻木得不知不觉，才是人类真正的悲剧。

卡夫卡的小说创作使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以独特的风格，造成了一种充满幻觉的艺术。他娴熟地将细节描写的真实和情节整体的荒诞交织在一起，用似非而是的场面，高度真实地表现了异化条件下人的扭曲和变形的生活。他的作品表现了现代人对自身的生存状态的焦虑和对生命的忧患意识，在描述由官僚体制和荒诞环境构成的世界对人的压抑时，每一个细节，每一句琐碎的陈述，都透出梦魇般的气息。

它揭示了：人的最大敌人乃是人类自身，因为灾难般的生存环境和敌对的世界是由人类的活动构成的。人类一旦解除了外在的威胁，就把敌意指向了自己的同类。

卡夫卡小说中描绘的世界是一个小小的世界，没有宏大的场面，也没有惊心动魄的事件，故事只发生在一些小环境里，但这些故事和场景却是时代的象征和缩影，他所描写的人的困境正是现代西方人的困境。在这种环境里，人是异化的，他们的郁闷、孤独、痛苦、疑虑、绝望、失落感、危险感、恐惧感，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人自身面对外部世界时的无能为力状态，透彻地表现了对生命之孤独的深刻感受以及本能的恐惧。

在卡夫卡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无论是物的世界还是人的世界，都毫无理性，使人毫无安全感。受欺压、受凌辱的普通人被强大的敌意世界包围，孤立无援。同样地，卡夫卡认为人对价值和目标的追求也是徒劳的，他试图证实人所追求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审判》的主题就是表现这种延宕的宿命。而《变形记》将人与环境的对立推进至家庭这样的角落，因而说明人只有在孤独之中才能平静，无论是生的孤独还是在孤独中死去，仿佛只有孤独才能使人

获得解脱。此外，《城堡》描写的是权力与恐怖，表达了卡夫卡对专横的暴政的反感与仇恨，国家机器与官僚政治构成真正令人难以理喻的外部世界，这一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城堡”符号隐喻了人类无限痛苦的根源。

四

毫无疑问，卡夫卡本人的人生观是悲观的、怀疑的、否定的，他对生命的态度是消极的。我们认同他的观察，这在我们观察外部世界和思考人生时能获得一种深刻的启发，但是我们不能认可他的观念和精神生命存在的方式。人的生命选择何种存在方式，这不是制度、政治、外部环境能够绝对地左右的。在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人对于自己的选择，而且连人对于自己的选择的认识也是盲目的。也许我们从卡夫卡的作品中能够看到自己。

因此，从卡夫卡开始，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存在可以选择更好的方式，而卡夫卡作品的意义也在于：我们能否超越卡夫卡，走向精神的自由，使我们的生命辉煌起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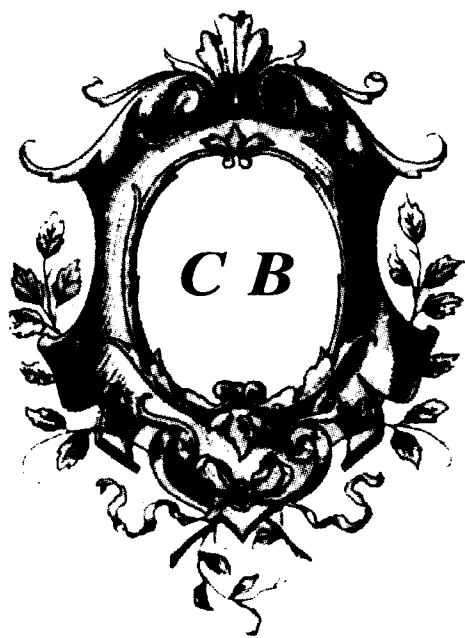


前 言 1

城 堡

第一章	3
第二章	21
第三章	42
第四章	53
第五章	68
第六章	89
第七章	106
第八章	118
第九章	129
第十章	141
第十一章	148

第十二章	154
第十三章	162
第十四章	193
第十五章	203
第十六章	269
第十七章	277
第十八章	283
第十九章	311
第二十章	326



城堡